

四書題鏡

會請諸子參

婚妻

昆立庭

子正汪興附靈川纂述

男

皓松省係

詒孫世豐全校

受業門人訂

姪

齡六年

下孟

離章

此見治宜法古君臣皆有責惟通章重仁政二字先王之道之法凡四提撥最宜首眼蓋此處論政獨重在法與他處不同孟子曰世主於非用學校之類古法當遵者皆不肯遵故發此論自文以四故曰劃分四段一言治不可無法一言法不可不遵一言君當遵法一言臣常輔君遵法總註甚明

離婁節

此如詩之興體仁政即治天下之規矩六律也制器審音二段借來引起須輕叙歸重仁政一段不可三年或以上二段各發此味段共發二比前後互相激射自是正體巧者先提正意側入而以上二段陪襯到底亦佳各段先發正意然後如題還兩不字是反題定法

離婁二句

借極明極巧者言之兩之字須剔醒下節曠弄辭句亦然。先出明巧折入裏
翰逸見明巧爲濁絕并之字亦好填出矣

六律二句

五音宮最濁商稍濁角介乎清濁徵稍清羽最清五音之高下無定律必以律
管之長短定之長者聲濁短者聲清故六律以音而分音以律而正屬物齊制
義舍律之最長者宮無由正舍律之長短者羽無由正舍律之爲長短次者商
與徵無由正舍律之在長短間角無由正疏解最明。律呂之法每三分而
損益隔八位以相生陽損一分則上生陰陰益一分則上坐陽有陽律焉爲廣
鐘太簇爲姑洗蕤賓爲夷則無射或三分而益之或三分而損之而陽之音正
矣音之純濁者爲陽而亦有半清者以盡陽之變故律各有六而必以陽律爲
之倡也有陰律焉爲大呂夾鐘爲仲呂林鐘爲南呂應鐘或三分而益之或三
分而損之而陰之音正矣音之純清者爲陰而亦有半濁者以盡乎陰之變故
律各有六而必以陰律爲之應也。且更鐘居衆律之先而陰極陽復聲至此大
矣宮之所爲得九數歸正位也嗣是律申太簇數則八也音乃濁也故次呂配
之而商以正焉若夫姑洗司律而數變爲七夾鐘仲呂益云助也角之正非以
清濁相生而得乎其在蕤賓應候而音始清而無濁矣故歷林鐘而蕤則數雜

變也音仍敬也無不正也迨至于秋取教少而音極清故作中無窮而南自應
變成出而相辨以正委其矣六律者五音之本也此段極明核

堯舜段

卽堯舜亦是備說見堯舜且不能外仁政爲治况後世乎正見仁政當行意
道意道字指仁政此道字又對仁政說先指程文虛言之而蒙引竟指仁心言
亦可今只言愛民憂民之道自屬仁心一遺也仁政不化教養天下皆遂生復
性便是平治。聖註云道卽下文之心思仁政卽下不忍人之政平治卽下仁
覆天下也此處且虛誦講爲是

今有節

卽今之廢法者以証上節不以行政二句爲今之指戰國時言致慨當時是
篇發論本旨今有二字是事實說不是虛言仁心益爲仁聞勿平提漢今所以
傳後亦宜申看

徒善節

此總上而斷善法無以成治意詞雖平而本意重上句見徒善之礙與徒法均
一句有宥坐欲側之勢人但知有政不可無心豈知有心不可無政亦與有政
不可無心一樣無可疑者下句正以証佐上句之意章內故自俱從上面斷

說是孟子隨序隨斷不拘定作古語下同。以上俱言爲治要行仁政却以反
等敲擊着段段用不字可定

徒善句

政字當治字有與仁政政字不同不足爲政卽上不能平治天下兼漢今傳後

徒法句

此原係說陪說微本句徒法之弊亦須有重法意左不顧魯先王末云是則仁
政固當本之心而仁尤當達之政繳情非法不可行本音

詩云節

此借詩發見遵法者無過上二條言不遵先王之失此言遵先王之得當時
必謂先王之法宜直而不宜冷似乎遵之而適得過者此正所以破說士壞法
之說而散動時君遵法之心也此節過字宜重引可正取不愆忘以見遵之必
無過耳但只在後人身上說遵法之無過時又極贊先王之法如何美備再
轉遵字便預復下節

詩云二句

此以下句推原上句註自明與詩本解不同愆就太過邊說息就不及邊說
遵先二句

法卽譬。譬卽率由過卽欲忘緊要。而反決之。須發出這法。無過意尤須教醒。
反決口氣。○過字分應。忘方緊切。卽推到不能平治。澤今傳後意亦可。

聖人節

此原聖人立法之善。在繼其所竭。上見繼字。重看總提聖人貫下三段聖人節。
是仁人前後節皆說用法。此單說立法。須緊貼聖人身上說。不可勝用與在覆
天下只就法之。蓋言不在後人。用海上講。若此節便重人法。聖人不惟于上節
遵法重複卽下節當因亦無餘地矣。○三段有大小無實主。故註耳。日心思未
嘗分別。但平列三比。殊失大小輕重。且于前後大意不能緊奏。看來上二段只
陪心思一段。照首節仍用詳畧。欽創之法。爲是。○三竭字是爲要。制出規矩不
律。仁政而竭。故制爲法度。處正是聖人竭耳目心思處。三繼字是急急做出來。
隨竭隨繼。不是竭了後。纔去繼。繼政外更有個聖人之心。思其解最了徹。自饒
氏等說快解繼字。因而時講多云。聖人千方圓平直五音正天下已得之矣。但
無法繼之。則人不替聖自聖人。而始卽自聖人。而止。故必繼之法。竟似聖人自
家只用竭爲後世。纔用繼。將竭與繼說成兩。振其說。未是。蓋不繼則心思從何
處見其竭。且無法。聖人亦不能制器審度。仁天下。貞節已明說。不以仁政不能
平治可見也。故滄桂云。這意須善會。○聖人自已下。可無法。不是爲後世方立

法然斟酌損益亦未嘗不爲後世加詳卽兼說亦可

目力二段

兩言規矩六律則說用法此言立法又在離婁公輸師曠之上蒙引欲以規矩句一讀截以爲何屬下文讀是猶將不可勝用指後人講不知聖人竭便繼繼便不可勝用只一氣貫下爲是

心思段

或疑何不重心而專意政然通章脉絡及旣子擺開馬字讀在繼字緊接以字正頗旨是真趨次句只氣則重政是定解○上制器審算是法之小而分者此是法之高而大者○仁覆天下註補後世尤于上下文緊切

爲君節

此見仁政當因不因非智借因字與世未有先王之道固爲政之丘陵川澤也不因則反爲爲高下者所竊矣因字須重看○行則德待推行也遵則猶待奉持也因則規成布之耳要之因字卽上遵字行字意蓋仁政之管男行當遵不待言矣此言遵之不但無過失而其管力而有功智卽在勞逸上見須從因上看出智來則不因之智自醒○此政字亦上當字看○以上三節所以歛動之下痛言不仁之禍所以儆懼之

是以節

此下三節責君當行仁政止首一句是正而餘俱從不仁反擊而出本節上句不甚重只爲不仁句引起耳播惡苟下節方言其實此尙虛

上無節

此推不仁之貽禍首句最重下五句皆播惡于衆之實相因之勢自有必然註分承最分曉○按法道度等字面雖鉅其實道外無法義即道度即法刑亦法度中事但自上行之則爲道義自下守之則爲法度刑耳總須從先王之法法字說來不是泛說

上無三句

上貼君不貼臣玩註由字故字二句串說却重上句蒙引下文又兼臣民說

朝不四句

不信以心之獲遂言犯以身之犯法言朝與君子照註詳上說似當指君工與小人貼下說似當指臣而時解以朝爲內臣工爲外臣小人爲民人多從之諸說以君子卑指臣而蒙引兼君臣亦是

城郭節

洪言不仁取禍之速徂用故曰緊接亦只是申明上節音城郭六句以不強不

富二意作骨亦是危亡之勢而曰非災害是借彼以甚此口氣須輕澆過只重
上無禮四句以証上文

上無禮四句

禮是一代治天下之法度即道揆之有條序條文處學即學此禮也蒙引上下
與節節上下二字不同上無禮兼君臣下無禮是民李九我云上字指君而
包朝廷百官在其中下字單指民言之此俱照註而存疑又謂上無禮即無道
揆下無禮即無法守而犯義與不信度俱在內賦民賦即小人犯刑喪無曰即
國不存一昭施俱下字又單貼臣說與註似未合耳

賦民興

蒙引指作亂之於民不要說賦民者雖離朱子語類有云許多無法宋人並起
而居高位執進退輕重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竊國言民所以謂之賊據此賊
民又不必指小民今但依蒙引指好民講

天之節

引詩之傲臣者以起下責君之意方跋正與上喪無自相應須重無泄泄句泄
泄之說之義尚在後後稅明法忌緩給從且勿明重路口詩不曰已跋未跋而必
曰方跋方則豈凶之所自轉方跋則豈不主千跋是先幾之惕也方跋則或不

此子歟是後處之始也。不曰無泄泄而曰無然泄泄。一若慮其或然。一若敬其
既然。一若待其必不可然。必不當須于咏嘆中寓微戒意。

泄泄節

卽詩人之言而以時人之語証之一則諷諭在朝廷一則清議在閭閻辭不同
而意同俱是微官邪劾其威意可見前後同情。古今幾推俗其刺只兩兩相
形不必呼唱猶字而猶字不鈞自出勿倒說。猶字泄泄亦不可侵下文實義
蓋此証泄泄之說下方解泄泄之義也。○唐虞之臣師師三代之臣蹇蹇盛周
之臣謏謏哀周之臣泄泄戰國之臣沓沓

事君節

此明泄泄之實三句正模寫他日緣悅從不意救正光景只以下又反証便明
歸重在非先王句上猶沓沓比方時語以見其可惡此猶沓沓實指其人以見
其可惡須補泄泄方接得猶字。○不非先王如何忘緩悅從得故益子必足
上此一句

事君二句

蔡氏二句就立朝時說義指匡君說無義則不能陳善閉邪禮指持身言無禮
則但以奔走承順卑躬屈節爲榮矣進退就羣常出入看不必貼去就說如進

以禮退以義之解

責難節

論人臣之恭敬賊君者所當戒也三句大意尤重末句正申明無幾泄泄意

責難二句

朱子責難是綱陳善閉邪是目則陳善閉邪正是責難而陳善又正所以閉邪意却平不然兩句即平說亦可○陳責非有兩功恭敬非有兩念但從其責重之大誼說則曰恭敬在人君分上理當從其開導之小心說則曰敬敬在自家心上見得總是事君有義進退有禮而言先王之道者責難陳善須頭定本章仁政說爲切

規矩章

此見仁君當法聖以仁民不可淪于不仁也仁字是首二節欲人法堯舜之仁末三節欲人監幽厲之不仁中引孔子見出乎仁卽入乎不仁有似過文雖是兩截但戒幽厲正重人法堯舜重法不重戒前垂君臣後單言君之賊民意原重君一邊

規矩節

此以法之至形容倫之至上句興起下句自是上輕下重平對固老氣若截形

則讀下句須處處定止句互相繁映方合法

聖人二句

至是極合極盟之謂如人倫規疎等殺經權常亦被聖人做得恰好分毫增損不得是爲極合被聖人做得一無遺憾不少留錐隙不虧欠分毫是爲極盡此非絕人以難至正引人以當至正外便含有當法意故至字不是高遠不可及只是的確不可易作文承上愈意落下頓在聖人暢發知至行盡至字正固未鈎上規矩作收見聖人是人倫規矩以起下法字可也○此是推尊聖人語時文慣寫庸德庸言等語謂聖人不過仁倫之至豈規矩亦不過方員之至乎殊失其旨○題須就聖人身上發揮當取法意在言外但此爲丁法字作開端語亦不足一。味徒贊聖人也察之精行之當此言聖人所以至在題前一層全乎倫則全乎聖歎乎聖卽歎乎倫此照法堯舜與道二意在題後一層○滄柱至不出乎知至行盡而全以真實之心爲主照下仁字

欲爲節

見堯舜爲君臣之至盡倫者所當法也起二句是虛宕語引起法堯舜句未四句是決裂語頓緊皆法堯舜句以申足而已矣之意通節重法堯舜句五倫專言君臣本爲當時之君而發卽臣亦是伴說玩未二節可見

欲爲三句

欲字與斷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五字一連分斷先說道不可不盡而後虛還盡道作喝下語氣不是說要爲君者宜盡君道要爲臣者宜盡臣道作敘語也亦不可將欲字弄巧如不欲爲君則已將欲爲君等句便通不去矣○君臣兩字不可側重爲君碍下二者兩字

二者句

須將堯舜之爲君爲臣是道之至而可以爲法猶知之不可易意提明在前方子而已矣三言發得醒而已矣不是輕撇之詞是直下承當之詞言舍此別無可法雖有聖君賢相不能出堯舜之範圍也

不以四句

甚言堯舜不可不法意兩所以中包堯典舜典一切事爲在內且含下仁字先言舜而後言堯語意明歸重君一邊且舜之事君無非伐堯治其民朱子謂無非事君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則知重在治民之君上看後申言暴其民便見

孔子節

法與不法之間正仁與不仁之大較故引此字以決其無他但孔子口氣中仁不仁只泛說理欲未嘗專指君臣註法不法以孟子語補在後須將此人彼

意發得十分危悚見更無別路可躲閃可中立也○道二猶云兩條路耳

暴其三節

此承上賊其民求深贊不仁之禍而引詩以示其鑒甚不其總由于不法堯舜生前受禍則被僂于當時視堯舜之盛治何如死後受禍則播惡于後世視堯舜之休光何如是可為世之永鑒者鑒之如何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人倫之至也引詩斷章取義直云紂鑒在桀後人鑒在幽厲不必顧詩肯添山周鑒在殷一層蓋詩肯本欲厲王鑒紂而設為紂王嘆紂之詞也

三代章

此見不仁難免于禍須以諸侯為主餘皆是容首三節仁不仁雙起下二節當就不仁發論意屬為今諸侯之不仁者發也。

三代一節

上節論天不得失之機下節說到國亦同然俱是確指其已然之事上節天下分仁不仁垂在不仁而失不邊下節國亦合仁不仁亦垂在不仁而廢亡一邊方與字交。甯仁不仁俱兼心政說二首字所以字俱重是得失廢興存亡關鍵處上節雖下亦字須見固意下節亦字須從上節醒出

天子節

此指不仁之禍見有國以上有國以下皆不能保其所有而況有國之諸侯乎
須將天子提起側重諸侯二句下卿大夫士庶又是申諸侯推出若四平統言
終與上下文不甚貫

今惡節

提醒世主全在惡死亡三字死亡卽上不保社稷益欲因其所惡而進以疆土
也下句只論死亡之難免以深儆之耳

是猶句

影喻題太粘題面則是猶二字粘神不出大畧題面又似一節題而不能截也
須看不粘不礙之法

愛人章

此詳言反身之功欲世主之自求也反求二字一章之骨已字身字自字皆反
求親切之意章意原對治效未臻不責已而徒責人養勢不重效驗引詩亦只
取自求二字而帶証天下歸須總收捫入身上去口艾于子云此是立治之準
非感靡之效

愛人節

仁智敬俱就入君說則八字指臣民愛人治人礼人之作用從仁智敬之本人

源頭上發出須提仁智敬以出愛治禮則下截打轉方有力各上二字亦是實
實落落做成個愛人治人禮人之事不是苟且大畧爲之自宜小頓以反跌出
不字來歸重極反字反是從仁智敬重聚其不仁不智不敬處及十分脩首克
治惟恐尚有一毫不仁不智不敬而愈加愛治禮意不是口空空自反也

行有二句

上節言其大要此又推廣而總言之非上節虛說而此節方說工夫也蓋自反
與三反無兩樣工夫但爲三反包枯未盡故又添哲字須推開兼應物處專接
人言身之方備玩詳如字益字自不必單粘三者蒙在豈至此或緊貼上文講者
非。

其身二句

身正是自反之極天下是人子之極天下歸是人親人治人答之極又進二步
說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即在其身正內題意不重天下歸須層層倒縮上
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當重讀是重難讀下半句當急讀是疾足語而字是
歸併上半口氣則此題總見一身可以管天下正明其不必外求耳不得貪
發治效。

永言節

引詩竟佳不煞此之謂文法似從孝經得來是引誣是咏嘆止以自求映反求以多福勝天下歸足矣知多福由于自求則知人歸本于身正永言本不重正解云反求正是配命之學皆反求正是永言似反着迹矣○永言雖不重但永言配命便是自求處則以身自治是常常思念合乎天理也福莫大于天下歸此詩兩引須緊切上意說○惟自求所以多福非自求其福也若一有求福之心則所謂自求者已非矣。

恒言章

此約本于身而借恒言以發之立言重末句欲爲君者端其本也○有謂恒言隱寓有序亦隱寓有身皆有謂恒言但寓有序未知有身者然註明云未知有序則是孟子推究出來與入看可見言中之序言序之身皆恒言之所未知者須提接清楚但序字意輕本字意重○恒言是入所常言不是恒人之言悞作諺語者非。

天下二句

上二本字乃未中之本特引起下。本字耳。三句有急於其本意思恒言原是合說題面忽然分開須有一番細思實是分說題情忽然合籠須有一番提醒身字恒言未及是孟子添註到第三句須有一番頓折身字雖粘家說實是二